

□汤伟

2018年10月9日，一位平凡的老者停止气息，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之路，他，就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名叫汤耀华，1927年生于阳谷县的一个村庄。他1944年参加革命，1987年离休，主要在鲁豫交界的聊城和安阳、濮阳等地工作。几十年工作，无论阳光或阴霾，顺利或挫折，欢笑或烦恼，他都从容走过，就像奔腾大河里的一叶扁舟，战胜或躲过了无数惊涛骇浪，最终驶向了人生彼岸，身后留下的是清清白白 的历史。

父亲八岁丧母，为生活所迫，跟随祖父逃过荒要过饭，十岁就下地劳作，十五六岁在酒坊打工，与成人一样干重体力活，还常遭到监工的打骂。这也应了那句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艰辛的劳作练就了他自主、独立、倔强的性格，开启了追求光明自由的理想之路。

父亲在抗日烽火中毅然参加了革命，进入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，成为了抗日革命队伍中的一员。抗日中学是游击性的，没有固定的校园，条件异常艰苦。父亲每天跟随部队行军打仗，安顿下来就学习文化、向群众宣传，与日伪军遭遇时，就参加战斗。吃的是小米和野菜，饥一顿饱一顿，睡的是草铺和院场，有时天当被地当炕。在土改斗争中，他率领武装工作队深入村庄农户，清剿土匪兵痞，惩治恶霸地主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，带领穷苦农民翻身解放。解放济南战役中，他带领解放区的支前民工队向参战部队运送粮食和物资，一路上遇到了飞机轰炸、散兵袭击、船只搁浅等艰难险阻，及时将支前物资送到了前线。

受组织培养，父亲于1947年毕业于冀鲁豫边区建国学院，按现在说法是高等教育、大专学历，是工农干部中的知识分子。我小的时候，有什么不懂且想知道的事情，先去问他，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释。他写一手大而流畅的草体，平时都用圆珠笔，凡工作中的讲话、规划、报告等等，往往都是自己执笔。此外，他还精通财会，对数字要求严格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力求精准。

参加革命后，父亲逐渐由青年农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，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，无论在领导机关还是基层，无论在人生的波峰或低谷，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



党员，从未忘记党的教诲，从未忘记党的原则和要求。

他就兢业业，为事业敢于担当。刚刚解放，他从行署机关来到县里的一个区工作，他未讲任何条件，远离家庭一千就是二十多年。那里是黄泛区，经济贫困，二百多平方公里，数万人口，仅靠黄沙薄地的农业维持百姓生计，群众一年四季为温饱奋争。他除了必须的工作外，每天骑着自行车下村庄，走在各村 的土路上、河道旁，出现在地头边、田埂上，指导种田、谋划高产、处理问题、解决困难。他与百姓打成一片，吃在农家，住在村部，全区每个生产小队负责人的名字都能叫得出来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黄河爆发大洪水，区里几十公里的黄河河道，河水冲击着河堤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。父亲临危受命，立下军令状，带领全区上万名民工日夜加固大堤，强忍着肠胃病痛，几十天奋战在抗洪一线，关键时刻几天几夜不合眼，取得了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。

父亲生于贫穷，长于贫困，长期工

作在落后地区，知道群众的疾苦，理解党和政府的难处，骨子里种下的就是廉洁的种子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，他在县人民银行任行长，一名下属到家里串门，随手带了两瓶罐头，对方没有事情相求，仅仅表示心意，他热情地接待了人家，但对拿来的东西婉言谢绝，坚决不收。他从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和监督，经常在电话中提醒，每次回老家外出吃饭，他都要问清是谁买单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要不吃公家的饭，即使个人的也要节俭。

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拿90余元的工资，这在当地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。但他特别“会过”，穿的内衣、袜子大多是打补丁的，他用的锅、烧水的壶等家什都是几次修补过的，一般家用的东西，只要修修补补还能用，他都要想方设法再用下去。他省吃俭用攒钱，自己舍不得花，显得很抠门，但其实他慷慨大方，把多年的积蓄或是补贴了孩子，或是捐赠了社会。我终于明白了一个耄耋老人的人生态度和心愿，不为利己，不追享乐，只有深深的家庭和社会责任。

父亲在生活中是一个传统的人，他崇尚并坚守传统美德，珍惜家庭，关爱家人，视家庭和睦为崇高的荣誉和幸福，他与母亲携手走过了近七十年的人生历程，养育了8个孩子，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，但始终忠贞于爱情，风雨同舟，相扶偕老。他疼爱孩子，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关怀，更注重淳朴的家风、心智的教化和严格的要求。记得小时候，当他少有事回家时，总会饭后牵着我们的手散步，讲一些历史故事、做人的道理乃至国际形势，寓教于生活。另一方面，他又严格要求孩子们，比如培养讲卫生习惯，日常发现谁弄脏了衣服就要严厉训斥，当面清理干净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老革命、老党员、老干部，他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，也没有令人羡慕的权力和位子，但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完成了事业之路，平平常常幸福福走完了人生旅程。斯人已逝，生者如斯。我仿佛看到了父亲那慈祥的面庞在对我微笑，那深情的眼睛在注视着我，他一定是在天国为我们祈福和保佑，就像我们孩提时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深爱着父亲！我将凝聚爱的力量、思的智慧，擦干悲痛的眼泪，抚平内心的悲伤，走好自己的人生路，让天堂的他放心。

无法触摸的生命之根

物命运里，画家的生命藏在了他多姿多彩的画作中，作曲家的生命延伸在每一曲可以听到的迷人曲谱里。

只要生命生了根，一个人离开了，他的时光还是会被妥妥安顿，成为迥异于肉体的另一种生命形式。一个人创造了什么，他的根就是什么，只要根还在，他的生命就在。当艺术生命达到永恒，艺术家的生命也随之达到了永恒。

墨西哥画家弗里达·卡罗在经历种种生命磨难之后，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但愿离去是幸，但愿永不归来。”她这里说的“离去”，是肉体的离去，绝非艺术生命的离去。她的绘画正是她的生命之根，她的生命因为有了根，便有了经久不绝的意味。弗里达6岁时得了小儿麻痹，致使右腿萎缩。18岁那年，她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，她的右脚脱臼、粉碎性骨折，肩膀也脱臼。虽然画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但是终身不能生育，而且伤痛如影随形，有时不得不依靠酒精、麻醉品和卷烟来缓解肉体的疼痛。于是，弗里达在苦痛中试图用绘

画来转移注意力，父亲为她买了笔和纸，母亲在她的床头安了一面镜子，她以透过镜子感受自己的方式画各式各样的自画像，缓减生存之痛。

弗里达有着惊人的艺术天分，她画中的女性世界贴近自然和生命，在一幅题为《根》的画中，她横躺着 的身体就像一棵生命之树，身体延伸出无数碧绿繁盛的枝叶，叶子上的红色血管像根一样深入大地，将她和大地紧紧相连。她将自己赤裸在画面上，却丝毫未生“情色”之感，她自身的“女性特征”被很多隐形的东西覆盖甚至抹去，以至于观者不自控地被她描摹的“故事”情节所牵引：她的新鲜活泼、她的爱恨情仇、她的支离破碎、她的不厌其烦，昭示着她肉体之外的生命是何等强劲强盛，生机勃勃。

因为沉浸于多姿多彩的绘画世界，弗里达有了别样的人生“趣味”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之根。她活在自己的生命之根里，活出了超乎寻常的坚韧，活出了女皇般的霸气，活出了瞩目的人生绚烂，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完美。

【谈心社】

□姚秦川

平日里，如果手头不忙，我会邀上几个好友，来家里围坐品茗，说说闲话，聊聊生活。茶，并不特别珍贵，有些是自己买的，有些则是亲朋送的。虽然茶普普通通，但朋友说，茶喝起来对胃口，最重要。

泡茶时，茶叶在第一次冲水中，卷曲的茶叶并没有完全舒展开来，冲出的茶水也略带泥土的涩味，有的人不喜欢喝第一泡茶，会直接倒掉。不过我觉得，第一泡茶虽然青涩，但它是茶叶本身的味道，纯朴中含有天然的乡土味。第一泡冲出的茶水，就像懂懂 的少年，青春、热切、质朴。

第二次冲水，茶叶伴着水雾升腾，徐徐舒展，一缕缕清香慢慢溢出，茶叶也上下沉浮，静静地望着展开的青叶，不失矜持而缓缓地落在壶底。这几度沉浮的叶子，此时有点像我们的中年，经历了坎坷路程，不再青涩稚嫩，沉到壶底，散发甘醇的香气。

冲第三次水时，茶淡如清风。像极了人生到了耳顺以后，寒暑雨雪已是记忆，沉淀下来的则是淡然。幸福也淡，痛苦也淡。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卢仝的七碗茶歌：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，三碗搜枯肠……茶是灵魂的朋友，举杯不必邀明月，对着茶，便如同遇到了知己。慢慢地品，静静地思索，就好像在与大自然沟通，可以倾诉，可以自省，得此境界，夫复何求？

喝茶，不但品其味，还能从中学到更多。

多年前，朋友从云南出差回来，给我捎回一饼上等的普洱茶。这茶色泽亲和，有淡淡的奶香味儿。拈几丝放入沸水中，叶片慢慢洒开，上下沉浮，丝丝清香不绝如缕。茶水看似浓郁，饮则不腻。

品了那么一丁点儿后，我就将这饼普洱茶珍藏起来，自己舍不得喝。要知道，越陈越香被公认是普洱茶的最大特点，更有人称普洱茶是“可入口的古董”。它不同于别的茶贵在新，普洱茶贵在“陈”，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升值。

那天，家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家的亲戚，母亲用命令的口气，让我将珍藏的普洱茶拿出来招待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舍，本打算和母亲商量，看能不能用别的茶招待。不过，看到母亲不容分辩的神情，我不敢怠慢，赶紧进屋从柜子里将普洱茶拿了 出来。

母亲接过茶，没有片刻犹豫，直接掰下一块，亲自为客人冲茶。我不知道这位亲戚是何方神圣，竟让母亲如此重视。趁着母亲走进厨房忙碌，我赶紧也钻进厨房询问母亲，这亲戚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母亲听后一脸平静地说，没有什么来头，就是老家的一个本家叔叔。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多少有些泄气，心想，又不是什么至尊人物，用得着拿如此名贵的普洱茶招待吗？母亲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小心思，却没有言语。

待客人走后，母亲将我叫到她的房间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今天，我们用普洱茶招待这位从农村来的叔叔，说实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你可能早就不记得了，你还是小孩子时，每次回老家，叔叔一家总是将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，虽然不过是一块糖或一块点心，但叔叔家的儿子吃不上一口。有好几次，我发现，你叔叔家的儿子站在门背后偷偷抹眼泪。”说到这里，母亲叹息了一声说，我们两家算不上什么至交，但人家每次都用招待贵客的方式招待我们，我们不能连最基本的感恩都不做到。

母亲明显沉浸在对当年往事的回忆中。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说，任何贵重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包括这饼普洱茶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普洱茶和别的茶没有什么区别，它们无高低之分，就好像人无贵贱排列一样。所以，在我们心中永远保留的，应是一颗懂得感恩、朴素的心。